

作品
8



黑羊

在不经意中带来惊讶与喜悦
一切似乎是那么的美好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黑 羊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黑 羊^⑧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/ 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8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世贞跑去找姊姊，宇贞也知道她为何而来。

两姊妹，又无利害冲突，何必虚伪，因此十分坦白。

她缓缓对妹妹说：“你也看到了，实在住不下。”

这是真的，公寓统共得两个小房间，他们夫妻一间，保姆与婴儿一间，已无空余地方。

“除非，你睡沙发，非长远之计，两个星期半个月则不妨。”

世贞讪笑，她不如怎么会上门来，难道希祈姊夫睡到客厅不成。

“总共只得六百平方尺面积，已经挤了四个人，幼儿晚上啼哭，一家惊醒，你不会喜欢，况且，你衣服鞋袜一堆，也不是寄人篱下的格局。”

世贞点点头。

姊姊试探她。“你手头紧，我可以借一点给你。”

世贞尚未开口，姊姊又说：“一万两万无所谓，多则没有。”

世贞欠欠身。“我明白。”

“请你多多包涵，爱莫能助，切勿为此伤了姊妹和气，有空来吃饭。”

· 黑羊 ·

“是，我告辞了。”

幼几哭泣，宇贞坐不稳，帮佣忙着在狭小厨房里炒菜，油烟阵阵。

门一响，姊夫下班回来了，小公寓连转别余地也没有。

世贞唯唯诺诺告辞。

她姊夫吴兆开松开解领带脱外套。“世贞来干什么？”

宇贞叹口气。

“是来赎还是来借？”

“我已打发她。”

“已经二十一岁了，一贯如此无打算，真不是办法。”

“社会虚荣，造就这一班女孩子，一身名贵穿戴，净挂住吃喝玩乐。”

“那你说说她。”

宇贞微笑。“她哪里听得进我这种小家庭主妇的忠告，她一定在想，咄，龙搁浅水遭虾戏。”

世贞一到大厦楼下天就下雨了，她皱起眉头，叫一部计程车，赶回自己的家去。

世贞其实也不是全无灵魂的一个女子，只不过生活窘逼之际，人人都会露出狼狈之态。

她没精打采推开门。

与她合伙租屋住的胡雅慈自电脑荧幕上抬起头。“真失败，全写在你脸上。”

世贞看到桌上有半瓶红酒，倒出来喝一口。

“有何打算？”

“继续找工作。”

“有无羡慕令姊幸福家庭生活？”

世贞讪笑。“谢谢，不敢当。”

“那种刻板像不像吃套餐？撤下头盘，来一个汤，然后是主菜，甜品大概是子女大学毕业成家立室之类。”

世声也嗤一声笑。“有时还会吃出一只蟑螂来。”

“是呀，那种丈夫保不定也会有外遇。”

两人嘻哈绝倒。

半晌，世贞叹口气。“已欠了三个月房租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替你垫着。”

“你看，远亲不如近邻。”

“你也别太叫我吃亏。”

世贞又喝一口酒。“最近工作不好找，再次上轨道之后，我也怕了，说什么都搞世一节蓄。”

雅慈揉揉眼。“我们这一代人不到三十岁就会瞎掉。”

“每隔三十分钟你得揉双目休息一下。”

“这样子下去真不是办法，听说五十年代织假发女工操作三年双眼都做坏掉，我们又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有，即使盲了，我们穿过意大利时装，喝过法国葡萄酒。”

雅慈叹口气。“不知何日出头。”

世贞感喟。“现在开始筹谋已经迟了，十六七岁立志弄钱又还好些，穷女，谁给你面子，你又拿

什么东西换给人。”

雅慈忽然轻轻说：“肉身。”

“那真是悲哀的。”

“最好当然是正式结婚。”

“也不一定长久。”

“有八位数字赡养费好移民了。”

世贞哈哈笑。“真堕落。”

雅慈哼一声。“说说而已，你我至今还是个苦哈哈的女白领，可见会吠的狗不咬人。”

“说说你的择偶条件。”

雅慈一脸憧憬。“英俊、体贴、爱我，在山上有一栋宽大公寓，雇佣人服侍我，帮我做一门生意，给我面子、安全感，叫我快乐。”

世贞点点头。“可见你已患失心疯。”

雅慈又去看着电脑荧幕。“是”她承认。“我也知道。”

世贞忽然问：“你可害怕前途茫茫？”

雅慈答：“不，我还年轻，体内自然分泌一种活力荷尔蒙，使我充满盼望，无论遭遇何种挫折都会有劲道从头再来。”

“嗯，”世贞说，“到了更年期这种内分泌渐渐减弱……”

雅慈讶异。“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的事了，若果尚无作为，显然是少壮不努力，也没有什么好怨。”

“光是努力吗？命运呢？”

雅慈笑。“性格控制命运，立定心思，总找得

到道路，不过，世贞，你我始终不过是说说而已。”

“不，雅慈，我的末日近了，不得不想办法。”

那晚，蜷缩在小小单人床上，世贞作梦，回到那间办公室里。

本来是过得去的一份工作，有晋升机会，管理系毕业的她管理档案可以胜任，可是上司自从一次约会不遂之后就处处为难她、逼她就范。

一年后她才知难而退，已经十二分忍耐。

已经达到那种明明是四月十五日他偏偏说是四月十六，把日历及报头给他看，他还说是王世贞错，而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有正义会站出来指出公道。

世贞这点志气是有的，知道争也无用，立刻辞职。

小小一间通讯社一共十来人上班都可以有人指鹿为马，社会也真够险恶。

她在梦中看到那洋人问她：“世贞，为何不就范？”

世贞冷笑一声。“你给我做你的位置我都不稀罕，这样一步步往上爬，浑身烂掉还未捞到一间宿舍，你作梦呢！”

蓦然惊醒。

心觉好笑，怎么同这种人理论，喝过酒口干，她到厨房找水喝。

不由得想起亡母，虽然母亲活着也帮不到什么，可是小时候由她拉拔着姊妹俩长大，倒也无忧无虑，不比现在，什么都要自己承担。

她握着杯子，一坐坐好久，本来想效法那种失

· 黑羊 ·

意伤心人呆到天亮，可是因为年轻，藏不住忧虑，一下瞌睡，倒在床上不省人事。

是雅慈把她推醒。

“哎呀，没事不要叫我。”

“有临时工你做不做？”

世贞揉眼。“除却卖身什么都干。”

“又不至于这样惨。”

世贞一骨碌起床。“是什么工作？”

雅慈说：“森悦酒店的秘书服务部今朝严重缺人。”

世贞一愣。“我不谙打字速记。”

“我见过你在电脑键盘上输入资料。”

“雅慈，这种外地商人找的不过是导游女郎。”

胡雅慈声线忽然放得很温柔。“我知道，你在等的是年薪三百五十万，出入有司机接送，宿舍在山顶的优差。”她接着吼叫起来，“可是此刻你欠我三个月租金身上又长满霉斑不如出去散散闷气。”

“是是。”世贞连忙起来梳洗。

雅慈犹有余怒。“呔。”她插着腰说。

世贞赶到森悦人事部，组长登记了她的资料，同她说：“是七〇三号房的阿瑟女士。”

世贞忽然觉得她算是交了好运，客人是位女士。

“她在咖啡厅等你，金发、红衣，三十岁左右。”

世贞一眼就看到阿瑟，看妆扮，毋庸置疑，是美籍人士。

她过去招呼。

阿瑟抬头，一脸笑容。“贞，你的履历好极了，这次一定可以帮到我。”

世贞谦道：“我出来见识学习。”

“咖啡？”

“谢谢，我喝茶。”

雅慈是对的，不论是什么性质工作，不计酬劳，一个人出来活动一下总是好的。

阿瑟同她解释，她此来是接洽印刷厂签约，已经选定了两间，一间日资，对方有许多坚持，可是愿意招待她到东京住两天参观总厂，另一家是华资，代表是老板的长子。

世贞对印刷业完全不通，只得唯唯诺诺。

片刻她好奇。“印杂志或是目录吗？”

“不，”阿瑟女士笑，“是礼品盒子。”

“百货公司？”

“不，巧克力礼盒。”

世贞意外了。“啊！”因对糖果印象甚佳，不禁露出微笑。

“一年四季各种节日像圣诞新年情人节复活节都要特别包装，我给你看样版。”

摊开图样，世贞啧啧称奇，最大的心形硬盒可装三磅巧克力，最小的只两粒。

“风土人情你比较熟，希望你给点意见。”

世贞只是笑。

“日本人有车子来接，”她停一停，“我始终不习惯在酒店房间见客。”

阿瑟为人随和,也不是不聪明,可是精神略见恍惚,这也不稀奇,世贞微笑问:“第一次来探访?”

初到贵境,因为一刹时被五光十色冲击,会有一些迷惘。

世贞那日穿着一套深蓝色西服,短发梳向脑后,只擦一点口红,看上去却十分明丽,精神奕奕,双目炯炯有神。

阿瑟上车时说:“华裔女性有像你这样高挑的吗?”

“这一代大都不矮。”

世贞帮她拎着手提电脑。

早上交通拥塞,世贞提醒司机走另一条路往东区,略远,可是一定比较顺畅。

驶到一半,下雨,阿瑟抱怨,她穿着白色高跟鞋。奇怪,世贞想,怎么会有人穿白鞋。

只听得她说:“一遇潮我的头发卷曲。”

“不要紧,酒店有理发店。”

“男人才不必担心这些可是。”

世贞微笑。“我们也别把男人生活想象得太轻松。”

他们也有苦处,也不见得拥有这个世界。

世贞记得豪气若云的女同学曾说:“男人,先挣一亿身家才好开口说话。”

否则,说管说,有谁理。

雨天,挤在密封车厢里,也是一种缘分,阿瑟给世贞看她手臂上贴的尼古丁胶布,用来戒烟,世贞看见她肌上全是褐斑,像是掀翻了颜料。

她的体臭亦渐渐挥发，有点刺鼻。

车子终于抵达目的地。

代表是一位陈先生，十分精明油滑，请她俩进办公室，谈起生意来。

雨忽然下大了。

窗外一片迷濛，世贞觉得这天气就同她的前途一样不明朗。

回过神来，世贞才知道阿瑟代表美国实地巧克力厂，那算是一宗大生意。

她熟络地记录会议重点，看上去一点也不似临时秘书。

散会前阿瑟接纳对方好意，到日本视察。

那位陈先生看一看世贞，慷慨地说：“王小姐也一起去好了。”

世贞连忙说：“呃，我没有现成证件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一个下午可以出来。”

世贞只是赔笑。

阿瑟并没有立时签约的意思。

送她们出门之际陈先生忽然用粤语同世贞说话。

世贞连忙唯唯诺诺。

阿瑟笑问：“他叫你关照他？”

世贞但笑不语。

“自东京返来就签给他。”

“已经决定了？”

“嗯，老字号，大资本，可靠。”

事不关己，世贞只是附和。

· 黑羊 ·

阿瑟却说：“我们先去用膳，稍后，我带你去会一个人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会议记录给我看看。”

“只是草稿。”

阿瑟接过一看，吓一跳。“如此整齐，可直接输入电脑列印。”

“我稍后就做。”

“贞，你要是到新泽西来，请联络我，我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

世贞不出声。

“我知你不只是秘书人才。”

世贞仍然没有言语。

“怎么样，怀才不遇。”

“别提了，对，我陪你去逛商场好不好？”

“我早听这里已经不是购物天堂。”

“可是那么多著名牌子都汇集在同一地方到底是难得的。”

“带我去吃好的中菜。”

“道地中菜馆都不讲究装修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可以接受。”

世贞同阿瑟去吃杭菜，叫了两菜一汤，阿瑟欢喜的神情几乎连舌头都吞下肚子。

吃到一半时，她叹口气。“你知道我们还少了什么？”

世贞作询问状。

“一位知情识趣的男士。”

世贞忽然想起一句老掉牙的成语，叫“饱暖思淫欲”。

她忍不住笑起来。

为了掩饰这个想法，她努力在阿瑟碟子上加菜。

吃完饭之后，这位美籍女士显然有点累，直爽的她说道：“最好一星期只做四天，每天净上午办公。”

“你可要回酒店休息一下？”

“好主意，你呢？”

“我借一个角落做妥会议记录。”

她凝视她。“年轻真好。”

世贞笑。

“下午三点来叫我。”

有一日，世贞想，她也会觉得疲倦吧，届时，希望有不必要出来的条件，家中坐，泡杯茶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真的累了，索性睡午觉。

每个人总得老，可怕的是老大之后为生活不得不时时强颜欢笑充后生。

世贞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好位置，一下子把功课赶出来。

尚有时在码头附近小贩处买一客冰淇淋吃。

三点，她在大厅拨电话给阿瑟。

有人把手搭在她肩膀上，一转身，正是她。

“来，我们走吧？”

世贞发觉她已换过一身衣服，粉红色的套装比身段小两号，绷紧紧，头发做过了，太过蓬松，鞋子的跟更高更细。

· 黑羊 ·

她轻轻说：“你替我留意这位男士。”

世贞暗暗好笑。

还有，当她老了，她不要再在男女关系中兜圈子。

她希望可以过正常平凡愉快的家庭生活，以儿育女为重，有空培养个人兴趣，她才不要口渴地到处找异性的慰藉。

跟成功人士学习，得益颇多，看到失败例子，也可以从中解答。

阿瑟的神情有点迷茫。“我真未想到，东方男士可以如此英俊倜傥。”

世贞又微微笑起来。

当然，他们也不至于似从前洋人印象中那般黄瘦猥琐，可是距离阿瑟所形容的，也许还有一段距离。

她是遭到这个都会的迷惑了。

下车之前，她细细补上口红。

世贞暗暗叹息，只有对外貌极端缺乏信心的人才会误会一盒胭脂可以挽救什么吧！

她抬头看到招牌上写着：童氏印刷。

姓童。

世贞想，别的姓氏都留有余地，姓童现成可以叫童真，只有姓王，太平庸，一点想象力也无。

虽然是工厂区，可是会客室收拾得一尘不染，男工人奉上茶盅，说：“童先生马上来。”

世贞打开茶盅，见是淡绿色龙井茶，香气扑鼻，立刻有好感。

阿瑟问：“你喜欢这一家？”

世贞欠欠身。“我们不是来喝茶的。”

这话说到阿瑟心坎里，惋惜地说：“所以，不得不把生意给别人。”她并不糊涂。

世贞大着胆子问：“那，我们为何走这一趟？”

阿瑟的声音细若游丝。“我想再见他一面。”

世贞没有再笑。

她有点同情这位女士。

也许，童先生触动了她的回忆，可能她十多年前有一个男朋友不知什么细微之处像煞了这个陌生人，于是她又有了恋爱的感觉。

房外有脚步声，世贞金睛火眼那样盯着门口，等着这迷人的童先生亮相。

他进来了。

年轻、高大、英伟、浅褐色皮肤，稠密黑发有点天然鬈曲，一脸好笑容，白衬衫袖子高卷，棕色卡其裤。“请坐请坐。”

的确一表人才，可是，也不足以使人着迷。

世贞牵牵嘴角。

只见阿瑟站起来与他握手，魅态十足。“我们又见面了。”不愿放手的样子。

这时，他看到了世贞，世贞这才发觉，他有一双极其漂亮的眼睛。

套句陈腔滥调，就是会说话的眼睛。

世贞不想与陌生男人讲话，故此避开他的眼神，可是已经知道他一连串的问：“你是谁，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，你不像是一个来谈生意的人呀！”